

“百花”争艳诉真情——“第八届民族百花奖全国中国画作品展”开幕

■ 本报记者 高素娜

壮族艺术家蓝健康的《晨曦》、白族艺术家何阿平的《百年老树系平安》、朝鲜族艺术家李雄范的《家乡姑娘》、汉族艺术家褚晓莉的《琴动帕米尔》、蒙古族艺术家丁彪云的《吉祥草原》……一幅幅精美的画作不仅展示了少数民族地区优美、奇丽的自然风光，也反映了当地的精神面貌。8月27日，由中国少数民族美术促进会和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办的“第八届民族百花奖全国中国画作品展”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开幕，展出的300多幅作品上演了一幕“百花”争艳的壮观景象。

据中国少数民族美术促进会会长尼玛泽仁介绍，此次展出的327幅作品是从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和港澳台地区各民族画家的4800多幅作品中遴选而出，其中包括61件荣获金、银、铜奖以及优秀奖的作品。另外，画展组委会还特邀了刘大为、刘文西、杨晓阳、宣布、杨力舟等50位著名国画家的作品同时展出。

从现场来看，本次参展画作以少数民族生活为题材，讲述了少数民族地区的传统文化和风土人情，有着浓郁的民族特色和时代精神。如荣获金奖的作品《晨曦》，就是以一对沐浴在晨光中的母子牛为主体，整幅画作充满了温情、祥和的氛围。其作者蓝健康说，他的创作灵感来源于日常生活，由于小时候常常与牛为伴，视它们为家中的一分子，因此作画时便随性而至，自然成画。获得铜奖的丁彪云也是上届“百花奖”的银奖获得者，他的作品《吉祥草原》中有一位摔跤者，两只羊和三只鸿雁。“我想表达中国画作品的水墨韵味。这位摔跤的硬汉注视着前方，当他看到两只母子情深的小羊后，触发了很多想法，似是在回味流淌的岁月，也似在憧憬草原的美好。一对传情的鸿雁像是要把汉子的思念、寄托带到远方去，而另一只单飞的大雁也给了人们想象的空间。”丁彪云说，蒙古族人的硬朗、粗犷与羊儿的温柔、鸿雁的深情等，都体现出大草原的人文气息。谈及近几年汉族与少数民族艺术家间的互动交流，丁彪云表示，随着经济的发展，蒙古草原也受到周边城市文化的冲击，一大批蒙古族画家与汉族画家融为一个集体，互相采风、取长补短，很多优秀的汉族画家也被吸引到少数民族的创作之中。“因此，少数民族艺术的根和灵魂一直在向上发展，少数民族传统的东西也越来越丰富了。”丁彪云说。

在特邀展部分，刘大为的《瑞雪》、杨晓阳的《高原情深》、韩书力的《阳关》、胡永凯的《葡萄架下》等，也都描述了少数民族地区的人物与生活。

其实，国内很多知名艺术家的重要



晨曦(国画) 蓝健康(壮族)

作品，都是描绘的少数民族，这也说明少数民族题材在我国美术发展中重要的价值。“艺术家们之所以要去少数民族地区采风、写生，一是少数民族的生活状态、服饰，给美术家们一种直观的创作刺激；二是少数民族地区原生态的人文自然，可以给艺术家更多的创作题材；三是少数民族人民的内心非常纯净、愉快，生活非常丰富、健康，所以艺术家们愿意深入到中间，将他们的快乐、朴实反映在自己的作品中。”中国美术家协会副秘书长杜军说，我国的少数民族基本上处于偏远地区，文化和物质生活相对滞后，但他们的民族习惯却给美术家提供了丰富的创作源泉。及时全面反映少数民族人民的内心世界，反映他们在国家重大变革中的变化，是艺术家们应该承担的责任。

此次展览虽以少数民族为题材，但作品形式却是中国画。对此，尼玛泽仁

表示，这是由于中国画仍是大众欣赏的主流艺术形式，如果用各民族本身的文化样式来呈现，可能会给观众欣赏带来困难。由于少数民族大都地处边远地区，受经济条件制约，民族文化发展也受到一定限制，其母体文化元素的表达仍是弱项。水墨画虽不是少数民族的长项，但观众的接受度高，因此可以先从题材上介绍少数民族，然后再慢慢介绍少数民族的文化样式。

“民族团结首先是对文化的尊重，民族文化的存在是民族发展的根本，若民族文化消失了，则就意味着民族的消亡。我们有责任搭建各种平台，使各民族文化在祖国的大家庭中携手发展，共同促进民族的和谐、团结和进步。”尼玛泽仁说，“各民族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这是一句非常实际的话，我们要在今后的工作中一步步体现出来。”



许鸿飞雕塑作品放置于美第奇宫

《肥女人》在佛罗伦萨

■ 宋伟光

文艺复兴的兴起与发展，与一个家族有着密切关系，这个家族就是意大利佛罗伦萨显赫的美第奇家族。如果没有美第奇家族的赞助，意大利文艺复兴可能就不是今天我们所见到的面貌了。

在文艺复兴的腹地，有一所宫殿，这就是位于艺术天堂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宫。这所宫殿始建于1445年，虽历经近600余载，仍然以其不变的态度，傲立于大千世界之中。8月28日，这座艺术家们向往的圣地，迎来了中国雕塑艺术家许鸿飞的个展。

本来，美第奇宫艺术展的档期已排至2016年，但许鸿飞的雕塑《肥女人》打动了他们。佛罗伦萨省政府决定，让许鸿飞个展先期举行。开幕式上，许多人表达了对许鸿飞雕塑的喜爱。意大利托斯卡纳大区议会主席Giuliano Fedeli的致辞情深意切，他认为，佛罗伦萨被宠坏了，是中国艺术的到来，为这个对艺术已经熟视无睹

的城市带来了新的亮点。“我们在艺术中工作，在艺术中生活。是中国艺术的到来，使我们眼前一亮，触动了我们，唤醒了我们的想法，使得我们必须正视眼前的现象。”他说，意大利人很幽默，许鸿飞的《肥女人》也很幽默，这两点是共通的。

许鸿飞塑造的《肥女人》，体量虽硕大，但体态却很轻盈，富有对比效果，感觉可以与文艺复兴的艺术产生一定联想。的确，当《肥女人》被巧妙地陈设在浓郁的文艺复兴风格的艺术背景中时，呈现出的是古典与当代的相遇，着实激荡起绵绵不断的艺术涟漪。而许鸿飞作品《吻》的造型与古铜色质感，也很自然地互融于美第奇宫的中厅之中，与散发着古典气息的环境浑然一体。其《马上》等作品，又与庭院中的芳草和文艺复兴早期的庭院雕塑产生了和谐共鸣的畅想。许鸿飞的架上雕

塑，特别是精选出来的几件翡翠雕塑，也恰与翡冷翠（佛罗伦萨）这所城市的意境暗合。

当下，意大利架上绘画和雕塑虽然还在学院里坚守，但观念艺术还是具有强劲的优势。与以往不同的是，这种观念艺术与杜尚的达达主义美学思想完全相反，他们的艺术家已厌倦了采用废品作为创作媒介。当代艺术家重视的是艺术品的制作过程，这可能是意大利手工艺情结的转型。另外，对美的回归、对艺术本体的回归，不仅是意大利，也是整个西方世界当代艺术的趋势。从意大利当代艺术的趋向上看，许鸿飞的艺术之所以受欢迎，应该是回归的审美心理所起的作用。在当代的社会节奏中，人们渐渐迷失了自我，陷入到一种自我挣扎和自我陶醉的泥沼之中，许鸿飞艺术的幽默唤醒了人们喜欢放松、慵懒和快乐的天性，这是他成功的秘诀。

重屏会棋图

■ 刘传铭

五代周文矩绘制的《重屏会棋图》是一幅非常特别的人物画。此图描绘了南唐中主李璟与景遂、景达、景易四兄弟会棋的情景。图中头戴高帽、手执骰盒、居中观棋的长者者为李璟，对弈双方为齐王景达和江王景易，另一观棋者为景遂。人物身后的屏风绘白居易《偶眠》诗意，兹画内中又有一扇山水小画屏，故“会棋图”前冠有“重屏”二字。

至于画中之有屏风，是南唐的首创，之前的画中犹未见也。南唐顾中的《韩熙载夜宴图》中就是以屏风来转换空间关系的。王齐翰的《勘书图》在挑耳的画中主人背后也画有大幅山水屏风。似乎南唐绘事有此风尚。不过周文矩这种景中套景、屏内套屏的画法，是中国画处理空间关系的绝妙手段。在层层叠叠的人物与景物描写中，令读者清晰地看到了次第推进的空间纵深。周文矩如此精心结构，并非只是一味地展现技巧，而是在这种富于节奏和韵律的构图

中，一步步深入地映衬出外表平静而内心复杂的人物精神世界。

作为南唐翰林画院待诏的周文矩，擅画山水、车马、楼台，尤精人物。此图中李璟的若有所思、对弈者于微笑淡然中暗伏杀机和求胜之心、观棋者的轻松自若均被刻画得细致入微。他们从不同角度凝神于棋枰，似乎完全忘却了官外的纷扰和时局之隐忧。其实这也许是表象，如果我们再仔细地看一看他们身后的屏风，读一读白居易的《偶眠》诗意图，便不难听到周文矩的弦外之音。“放杯书案上，枕臂火炉前。老爱寻思事，慵多取次眠。妻教卸乌帽，婢与展青毡。便是屏风样，何劳画古贤？”江湖司马一语成谶。不出百年，诗中的设问就有了答案。诗人冬日慵睡的惬意之事被搬上了画屏。诗图互证，我们在千年之后形象地见到了白乐天娇妻卸帽、侍婢展毡的幸福生活。此番温暖睡去，诗人是否又是去江南寻梦？“郡亭枕上看潮头，何时更

重游？”再深究下去，内套屏中的小幅山水，不亦正是诗人心驰神往，摆脱形役的天国悠游吗？作为衬景，这当然更是画家要揭示的会棋诸公之心之所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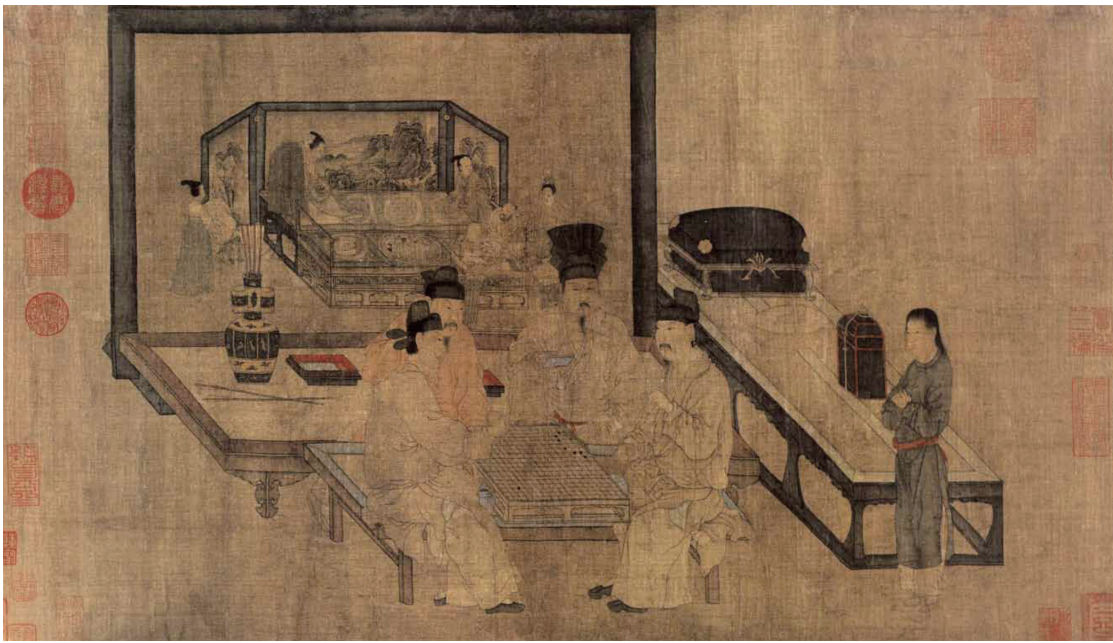
从南唐帝王的闲敲棋子，到中唐诗人的冬日偶眠，再到前朝山水的逍遥天地，画家在这层层推演的意象中，究竟是要展示画中人物的优雅闲适，还是要反讽他们不知“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治国之道呢？这个问题大概无解。

周文矩的画风出于唐代周昉，但更较其纤细。多用曲折颤动的“战笔”勾画人物衣纹，古拙顿挫，且着色又兼艳丽沉着，形成了别具一格的典雅气象。

最后，请读者注意一个细节。这幅《重屏会棋图》中对弈者用的是十九条纵横线的围棋盘，与现代棋制一律。这不仅佐证了画家写实之严谨，同时对十三线、十七线的围棋史研究，无疑也是一份珍贵的资料。



百年老树系平安(国画) 何阿平(白族)



重屏会棋图(五代) 周文矩